

即使所有標本已經進入較穩定的狀態，但是仍依靠人力經常性地巡視檢查，而對於重要標本的長期保存及維護工作，以及因應宜蘭多水環境必然遺存的有機質文物的整體對策，目前仍付之闕如。

以精緻的M080 雕板為例，這件重要標本就因為沒有可供即時處理且大小適當的冷藏設備，所以出土至今逾二年仍靜置水中，水溫溫度在20-25℃之間。其中因為底板的西半部分十分脆弱，而遺址土壤十分黏硬，所以底板部分是連土帶板一起取起的，取起後浸於水中，以每日或隔日換水的方式，讓黏附在底板下方的土壤慢慢軟化流失，希望儘可能減少處理拿取造成的影響，但這樣的處理方式，雖然也可抑制乾裂或腐壞、並減緩真菌菌斑的生成，卻使得附著紅漆於木板上的黏膠被稀釋，木質細碎屑也隨水流走，讓雕板的顏色漸漸淡脫，且雕刻痕跡也有變淺的趨勢（圖4）。

未經過加固處理的飽水木質標本，因為木結構仍然很脆弱，即使小心拿取還是不免有損傷之虞，所以包括大件而珍貴的標本進入較穩定的冷藏空間冷藏、建立完善而全面的加固保存程序、設立標本保存維護工作的實驗室、著手精緻標本的保存修護工作、，這些都是急待進行的後續工作，遲緩一刻便是失去一分可以保留的時機。

四、結語

淇武蘭遺址的地層中，道出一千多年前最後一次海侵事件退去沼澤陸化後，開始有人居住直到現在的平原歷史，紀錄著族群消長、適應往來的點點滴滴，不只敘述漢人大舉入蘭的影響，也在世界性大航海時代的圖版上演譯文字以外的生活貿易。這些可以觸摸的出土文

物，有著如此豐富精采的時空故事，直接連結數百年前在同一片土地上生活的先人與我們，而正因為宜蘭的地理條件，所遺留下來的木質文物量大且多樣性高，更是台灣其他地區難望其項背的，維護保存這些文物是我們當仁不讓的權利和責任，有關當局應該立即建立可以處理考古木質文物的保存維護實驗室。

先進國家都有專門的考古實驗室或保存科技單位，可以專責處理飽水的木質標本，因為對於剛出土的標本各地處理實務經驗有些不同，各個國家皆因應其不同的自然與社會條件，初步採取機動性、實驗性高的處理方式，再漸漸發展成為不同的保存處理規則。

除非是出土時就判斷重要且立即維護處理的標本，否則往往要到許久以後，因為清洗登錄、甚至教育研究、展示典藏等原因才會再處理觀察同一件標本，而如果即時處理不正確，再觀察時可能已經發生劇烈的變化了，所以可以說出土時的即時處理決定了標本的命運，這也是為何各國在考古發掘工作的現場設立實驗室的原因，因為考古發掘的操作方法和脆弱材質的即時處理兩者關注的重點不同，為了不在發掘出土的同時開始失去標本，對金屬、骨角、木竹等有機質等材質的妥善處理當然是絕對必要充實加強的領域。我們有時會在發現頻道（Discovery Channel）看到研究者到堆積如山的倉庫中，找尋很久前被發掘出土的某一件標本，以解開一個探索構圖中的重要環節，如果沒有經過適當的處理，他找到的標本是什麼樣子呢？如果所有的環節都被不經意的失落了，我們所以為的知識還有力量、文化還有內容嗎？